



□靳小倡

一直对明代陈继儒《岩栖幽事》中有关于读书与说话的一句描述印象至深:“多读两本书,少说一句话。”乍看之下,这句话像是民间俗语,难登大雅之堂,可细咀嚼,不禁感慨大道至简,朴实无华中蕴含的是智慧的光芒。

多读书,说话的时间就少了。在时间利用这个问题上,我们总是投机取巧。有人徜徉书海与自己对话,有人摆龙门阵与他人吹牛,有人呼朋引伴酒桌上谈兵,有人情感泛

(散文)

读书与说话

滥满嘴风雪月……生活中常听一些人抱怨,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哪有时间读书?也许一些人确实忙,可话说回来,既然这么忙,为何还有时间抱怨?现在的人活得太累,你一言我一语,话赶话儿,容不得半点思考。信息化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交流,借助现代化传播工具,不停地与周围世界交换信息。然而,这些“忙碌的人”并未因此感到充实,反而时常感到空虚。对此,鲁迅先生早有告诫:“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事实证明,多抽时间读书,少些闲聊,会让人生更加充实。

多读书,说话就少了。《陋室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说话同样如此,话不在多,中肯则佳。对照现实生活,有人动辄侃侃而谈口若悬河却不要紧,有人寥寥几句却一语中的,让人过耳难忘,原因就在于读书思考的多少。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演说以精炼准确、生动形象著称。有一次,一位演讲爱好者问他:“如果让你作2分钟的演讲,需要多少时间准备?”丘吉尔答:“半个月。”“如果让你作5分钟的演讲,需要多长时间准备?”“一星期。”“那么让你作一个小时的演讲呢?”“现在就可以。”由此可见,越把话说短需要的知识储备越大,需要的思考越多,读书就是要追求“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效果。

多读书,说话的气质就雅致了。读书的最大目的就是去俗。林语堂说:“读书的主旨

(诗歌)

选一场大雪纷飞的日子回家(组诗) ——记忆里的乡愁……

□吴思章

母亲的雪原
母亲的雪原
是一望无际的情感
母亲的雪原
是无悔无怨的牵盼

广袤是博大的广袤
无限是爱心的无限
从地上到地下
从人间到云天

娘的皑皑雪原
荡平了我生命的沟壑
让我的足迹
落在路上是景幕
烙在心上成画卷

娘的辽阔雪原
是我无边的平安
向前,是无尽的所有
向远,是无比的永远

如今,儿有脸有面
是娘于于净净的心愿
娘啊!亲不待
雪。无声
儿。无言

最初一场冬雪
最初一场冬雪
弥弥漫漫
最早牵引娘的脚印
深深浅浅

最初的一树野腊梅
开了,开了
瘦瘦的黄,暗暗的香
最先相逢最亲的人

枝头绽放的心妍
是娘的寄托
求村里识字的人
将儿的来信
反反复复惦念

娘啊娘
您不求识字
求只求,识我、读我
懂我

雪落梅花悄悄开
花开娘来儿也来
银天玉地儿祈祷
孝您白发还春魂

雪愿
植父亲的灵性
我也喜欢雪花
庄稼稼的谚语
代代都是
瑞雪兆丰年

沿父亲的视线
翻越厚厚的雪盖
一种冥想的暗喜
欣欣萌萌地铺展

父亲的心眼
能洞悉圣洁下的热土
能洞穿迷茫与弥漫
然后,才下意识地
握拳掂掂

顺延父亲的向往
大雪一年我一年
庄稼稼长庄稼汉
于雪,我已不再是浅贻

问这又一年铺天盖地
丰丰盈盈的瑞雪啊
我得掂掂掂掂
是不是父亲遗赠给我的
意念……

(小说)

找魂儿

□王辉

到了天冷的时候,李婶每次洗完澡皮肤就奇痒难忍。看了许多医生也没治好。有人教她一招:洗完澡用护肤甘油擦身子,能减轻痒痒。她试了试,果然奏效。从此,李婶每次洗完澡,第一要务就是往身上擦甘油。

这天吃罢晚饭,李婶去澡堂洗澡,自然不忘带上一瓶甘油。瓶盖有一只美丽的蝴蝶,那是宝贝孙女粘的花贴。

洗完澡,擦干身子,却怎么也找不到那瓶甘油了。李婶心想:奇怪了,出门时自己明明放进棉大衣口袋里,怎么会没了?难道它长腿了?

李婶正愁眉不展,陈妈拎着个网袋也来洗澡。陈妈跟她住同一个小区。

“干嘛愁眉苦脸的?”陈妈问。李婶便将丢失甘油的事连自己的病如实告诉了陈妈。

“别着急,我正好也带了一瓶,拿去用吧。”陈妈说罢从网袋里拿出一小瓶甘油来。

李婶接过甘油,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说:“多亏遇到了你,不然,今晚又难熬了。谢谢了。”

“谢啥,都是街坊邻居,你尽管用,多用些。”陈妈去了自己的衣柜前。李婶拧盖子准备擦油,发现瓶盖上也粘了一只蝴蝶花贴。她心里犯

嘀咕:“怎么这么巧?会不会就是自己丢失的那瓶甘油?”李婶对着瓶盖仔细看了起来,发现竟连蝴蝶的颜色花纹都一样。不用说,就是自己丢失的那瓶油,可怎么会落在陈妈手里?她便想去问问陈妈,犹豫了半天,却张不开口。李婶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像吞了一只苍蝇,心想:陈妈这个人平时很小气,今天突然这么大方,原来是拿了人家的东西装好人。真是岂有此理。李婶越想越郁闷,感觉被人耍了。忽然,她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李婶就开始拼命往自己身上擦甘油,擦了一遍又一遍,眼看剩下不多了,才把甘油瓶还给陈妈。李婶长长吐了口气,心情舒畅了许多。

第二天傍晚,李婶出门遛狗,遇见陈妈的老伴在独自散步,往常他们老俩口晚饭后总是结伴出来散步。李婶就问:“陈妈怎么没出来?”

“她病了。”

“病了?昨晚还好好好的。”

“唉,老太太一入冬皮肤就痒痒,每次洗澡必须要擦一些甘油。昨晚去洗澡时甘油带少了,不够擦;到了半夜痒得实在受不了,又起床找甘油擦,结果着了凉。”

李婶听了,噢了一声。

过了些时候,李婶在换棉大衣时,意外发现了那瓶丢失的甘油。原来,棉大衣口袋有一个小洞,那瓶甘油就顺着小洞掉进了棉衣的夹层里。

李婶愣了好一会儿,突然扔下棉大衣往外跑。这时老伴下班回家,说:“上哪儿跑?得像丢了魂似的。”李婶边跑边说:“我真是丢了魂,得赶紧把它找回来。”



晨笛

袁海波 摄

总第一八八七期

奈何春逝去,相识燕归来

眯成一条缝。我以为你的纯良是世上最好的良药,谁又能知道,没过几年,便有人将它挂起来风干,然后称斤论两地买卖了它。

一天,你捏着一张银行流水单子惶恐地来找我,我才看到你鬓间即使染了色也遮不住的一丛丛白发。兜兜转转十年,你辛辛苦苦挣的工资,让那些和你一样活泼开朗眼睛笑成一条缝的人,觉得干干净净。我并没有抱你,你告诉我,那些钱都是身外之物,我指责你,连我装修房子的钱都没给我留一点。你眼底的绝望我不是没有看到,我只是冷漠地在转身前叮嘱你不要小心,别再上当。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的我,能像你一样,忍住自己内心的波涛,和你坐下来,像你当年教我一样,平心静气地把你人生的试卷好好地梳理一番,你现在是不是也不是于这样。

那以后,你变得特别地安静。既不像年轻时那样凌厉乖张,也不像中年时那样活泼开朗。你总是坐在沙发上,想要为你的外孙织一件毛背心。你终于变成了我心目中那个我一直想要拥有的妈妈,温柔而安静,即使我跟你发脾气了,你也只是背过脸,默默地流泪,然后没心没肺地问我吃啥。当我发现,原本手极灵巧的你,连一个毛背心都织了多半年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你把自己内心的情愫咽下,你的认知慢慢开始退化。

直到有一天,你出门买菜一早上没有回家,粗心的爸爸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在酒泉被诊断了之后,我不死心,带着你又去了

北京。你在飞机上很兴奋,我问你:开心吗?你不说话,只点点头,我又问你:还记得以前坐飞机吗?啥时候坐过,我没坐过。我低下头,忍住泪水,妈妈,你忘记了,在社区跳舞的时候,你飞了北京好几趟。

到了北京,因为疫情期间医院的要求,病人必须全封闭隔离。送你住院的时候,你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你说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在这之前每天都抱着你,跟你保证我们肯定不会扔下你,可是没过十分钟,你就开始像个孩子一样焦虑。当我站在病区的毛玻璃门外,听着你在里面的哭喊声,我的心都碎了,最后,医生不得不给你使用束缚带。当天下午,我带着你的外孙的照片,给你递进去,你看着我们的照片,慢慢地安静了下来。照顾你的护工说,你指着照片说,这是多多,你仔细看了我的照片,你说,这个是我……不对,这个,很眼熟。我回到宾馆,把爸爸安顿下来,说我要去买水果,然后蹲在宾馆门前的街上嚎啕大哭。

我想要抱着你,抚平你内心的伤痛,可是那个深入沟壑的伤口汩汩流血,我想,连这世上最好的药也不能帮你治好了,而你和连着的那个胳膊,拽得我的心如撕裂一般疼痛。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在嘉峪关机场接你。出来的瞬间,你虽然没说话,但我知道你看见我时,眼睛还是亮了一下。我笑嘻嘻地抱住你,把头抵在你的胸口撒娇,你虽然呆了片刻,但是你的手最后还是紧紧地抱住了我。

女儿:陈静



李秀莲同志:

你好!
我是你的女儿。你在生我那一年既没有万全的准备,也没有满心的欢喜。你在二十六几的年龄,躺在床上,屋里的煤炉子烧得通红,可你还是感觉很冷。你头上带着你不喜欢的头巾,接受着众人的恭喜。你不知道有什么可喜的,你撇着倔强的嘴角,没有笑脸也没有哭泣,你看了我一眼,大约是嫌我像一只被巴巴的小猴子,不情不愿地把你的乳房塞进了我的嘴里。也许是我稚嫩的脸颊按摩了你内心最脆弱的本能,你轻轻地捏了捏我鸭屁股大小的手,你没想到的是我竟紧紧地攥住了你的食指,让你的手指都有一些疼。那一刻,你突然意识到,虽然你还没有真正成长,但是你成为了一个母亲。尽管你没有多情愿,但我身心的脐带与你一道,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会因为我打招呼和偷拿录音机上的零钱打得我怀疑人生,也会因为我满口大话不诚实话骂得我狗血淋头,你的严厉和固执让我时时的我没法换接,

但你正直和纯良的灵魂一直为我幼小的心灵撑起一根灯芯,初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长大后,在我心中长明不灭。

还记得初三那年我拿回来一张58分的数学卷子吗?那时我已经很久不和你说话了。你忙于学校工作,我看不见你为我周末在玉门镇和酒泉之间奔波的辛苦,心中充满了一个刚到花季却无处倾诉的少女烦恼,以为我对这个世界无所不知,但是却对这个世界中一无所能,这令我愤怒又无助。而你在我心中是一个只会发脾气,什么也不会做的无能的妈妈。当那份卷子被你拿在手中时,你脸上的错愕令我洋洋得意,我心中已经预演好你抡起拖鞋揍我那一刻我该和你吵些什么,你展开那份卷子,细细地看了起来。你没有演出假意的温柔,只是抬眼依旧严厉地说:过来。那一晚,你细细地和我一起把那份卷子做了一遍,在你的知识盲区部分,你甚至请教了我好几个问题,然后同我一一验证是否正确。那晚你细细地同我说了好多学习方法和要领,虽不是什么方天正地的至理名言,但至少让我的学习从此不再落人于后。后来我的人生也同你一样,磕磕绊绊走完一程,我渐渐理解了你的苦衷,你不是不想要教给我更多,只是你在这人世苦苦挣扎,得到的,学到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你毫无保留,无论对错,将它倾囊相授与我,你虽不是最成功的母亲,但你是对我最用心的一位。

我们也有过甜蜜的母女时光,那是我考上大学之后。你退休了,渐渐变得不再那么严厉,性格也愈发地活泼开朗起来。这时候我才发现,当了一辈子数学老师的你,最喜欢的事情是唱歌跳舞。你跟着老年大学和社区舞蹈队,从酒泉跳到兰州,再从兰州跳到北京,你时常快乐地欢笑,你认识了好多过去不会接触的人,那些人也同你一样活泼开朗,笑起来眼睛

□宋扬

(散文)

做一只奔跑的风筝

中奔跑。

枝枝丫丫的桉树霸占着村庄,割走芭茅的长河河滩是唯一可以奔跑的开阔地。冬天的风是从天空劈下来的刀,只往脸上刮,寒风昏沉,不住天上去,扬不起一片遗落的芭茅草,更托不起笨重的风筝。江北江南低鹞齐,长河岸边风筝低,没有人能把那些风筝放到长河对岸马儿山的高度——风筝的高度与我在风中奔跑的速度成正比,与我在风中淌下的汗水量成正比。

风筝的逆时奔跑注定是一场悲剧。那些风筝的死亡方式让我悲伤哭泣。风筝已经落下来,挂在芭茅根上了,我还在奔跑,我看不了身后的五马分尸与大卸八块;风筝断线,一头栽在长河里了,漂在水面,像老死的一条大青鱼。鱼在河里腐烂,我拉动手里的

线。线不是网,连鱼的骨头也无法捞起。

后来,我以不顾一切的奔跑逃离村庄,逃离寒风,逃离长河,也逃离风筝。“有出息”的孩子去了城市。城市的日子像被拧紧的发条,丝丝入扣。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楼宇间偶尔飘起的风筝五颜六色,形态各异,似乎正竭力冲出高楼的包围圈。家庭,孩子,工作,房贷,哪有闲暇驻足凝望这些风筝?那些课本上、电视节目里高高飞翔的风筝,成了我记忆里一场无解的骗局。

一天,我从小城骨科医院看完颈腰椎病出来,路过湿地公园的大草坪,看见几个放风筝的老者。他们怀抱重物,没有奔跑,只坐在小马扎上,飞速转动手上的转轴,那些风筝便凝固一样,留在遥远的天边。我靠过去与其中一个老者攀谈。老者

说:“放风筝是很好的锻炼方式。以前我有颈椎病,放了几年的风筝,病再也没有复发过。”我若有所思,一笑,想起在我后颈窝扎银针的医生的告诫——“少耍手机,多抬头望天”。想起那些年,风里汗里的奔跑,几乎不感冒的少年身体和伤病缠身的现在。这些年,我失去的何止是风筝?

近距离看老者收回来的风筝。细细的线,轻轻的塑料骨架,薄如蝉翼的风筝专用纸,这些,让我瞬间释怀了那场风筝的骗局。曾经“手提线索骂天公……欠我风筝五丈风”的怨怼烟消云散。并隐隐生出曾让那些风筝在寒风中沉重奔跑的愧疚与叹息。

我叹息,我也庆幸。那些奔跑过的风筝,还一直牵扯着我在记忆里奔跑。我在故乡的河滩奔跑,风筝追逐我奔跑。风筝和我都瘫倒在长河边,我成了风筝,风筝成了我。风筝不应该只是一段奔跑的过往。为了健康,为了生命,是时候继续奔跑的脚步了。

我听见了风筝的呼唤。心儿一跃,我驾上了风筝,我也成了一只奔跑的风筝。

甘霖·念维新

□兰顿

蛮荒多盐碱,望眼草不生。子恒甘霖润,从此百果丰。熙熙去往客,攘攘来取经。挥手乘化去,萧萧天马鸣。点点化秋雨,滴滴穿孤心。西梁夜如昼,功重堪街亭。

